

商家堡遇劫

· 飞狐外传之一 ·

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(《飞狐外传》之一)

商家堡遇劫

原 著：金 庸
改 编：丰 华
绘 画：冰 麟 曾成华
颜 华 文广业
李 滨 吴家声
扫描制作：玉 娇 龙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【内容提要】“百胜神拳”马行空押着三十万两镖银，带着女儿马春花、徒弟徐铮和一群镖客在商家堡避雨。盗首阎基率八名黑衣大盗前来劫镖。马行空受伤倒地，马春花、徐铮舍命护镖。少庄主商宝震拔刀相助，群盗败退，情势转变。这时，同在厅上避雨的田相公突然夺下商宝震的单刀，原来他是天龙门北宗掌门人田归农，为盗首旧交。田归农和阎基分了镖银，正要携同来美妇上车而去，金面佛苗人凤蓦地拉住车辕，群豪震慑。阎基见苗人凤、田归农相继离去，正待独吞镖银，商老太邀阎基入内堂，出奇不意保镖。情节跌宕起伏，惊险动人。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故事发生在清乾隆年间。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，“百胜神拳”马行空押着三十万两镖银，带着女儿马春花、徒弟徐铮和一群镖客、脚夫，来到商家堡避雨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〇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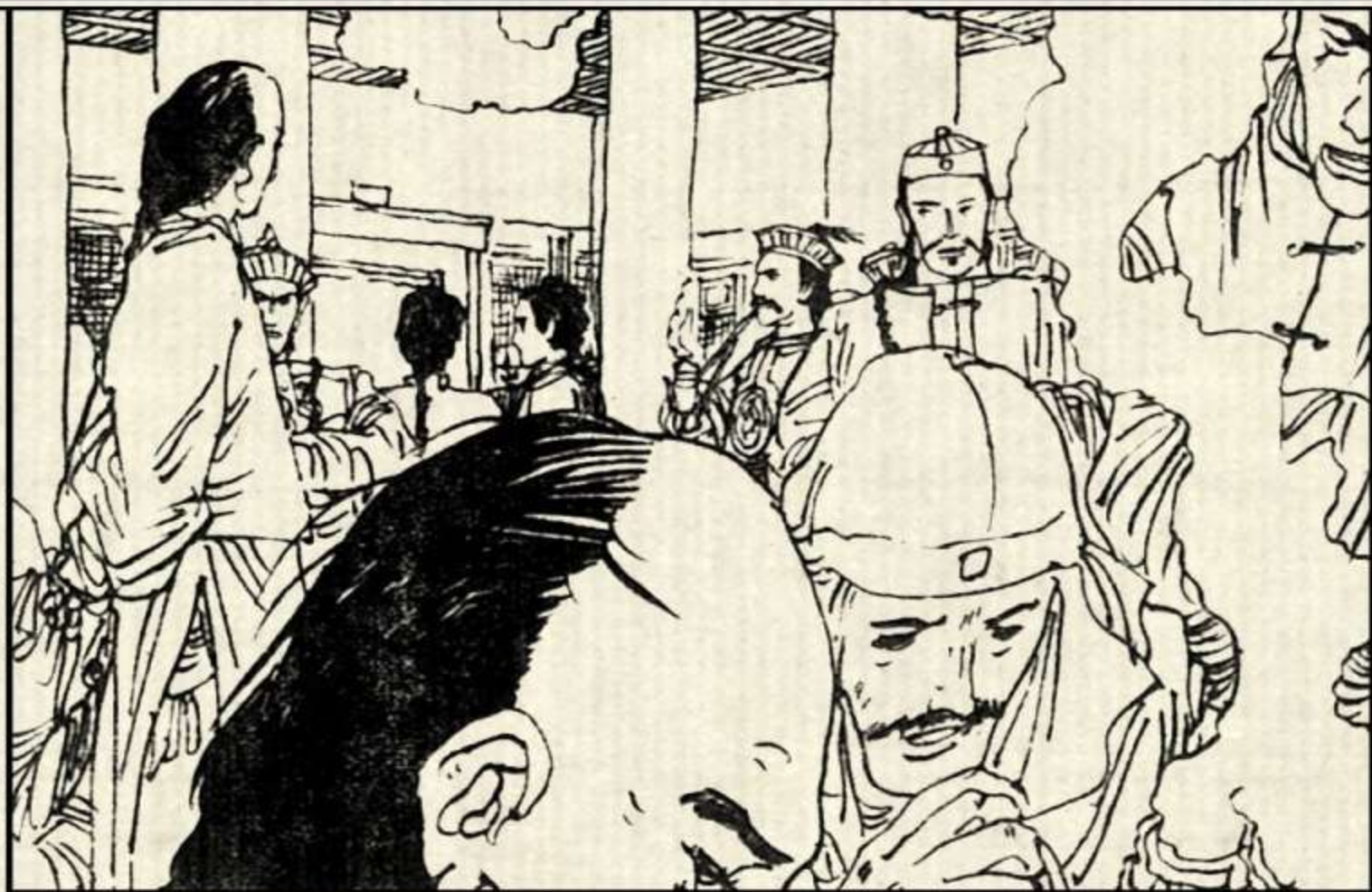
大厅中已生好了一大堆火，十几个人团团围着，在火旁烘烤被雨淋湿的衣物。



马行空一行刚进大厅不久，身后又进来了一男一女。男的身长玉立，气宇轩昂，女的肤光胜雪，眉目如画，比起马春花来，更加艳丽动人。



马春花见那少妇没穿雨衣，全身湿透，立即打开衣箱，取出一套自己的衣服送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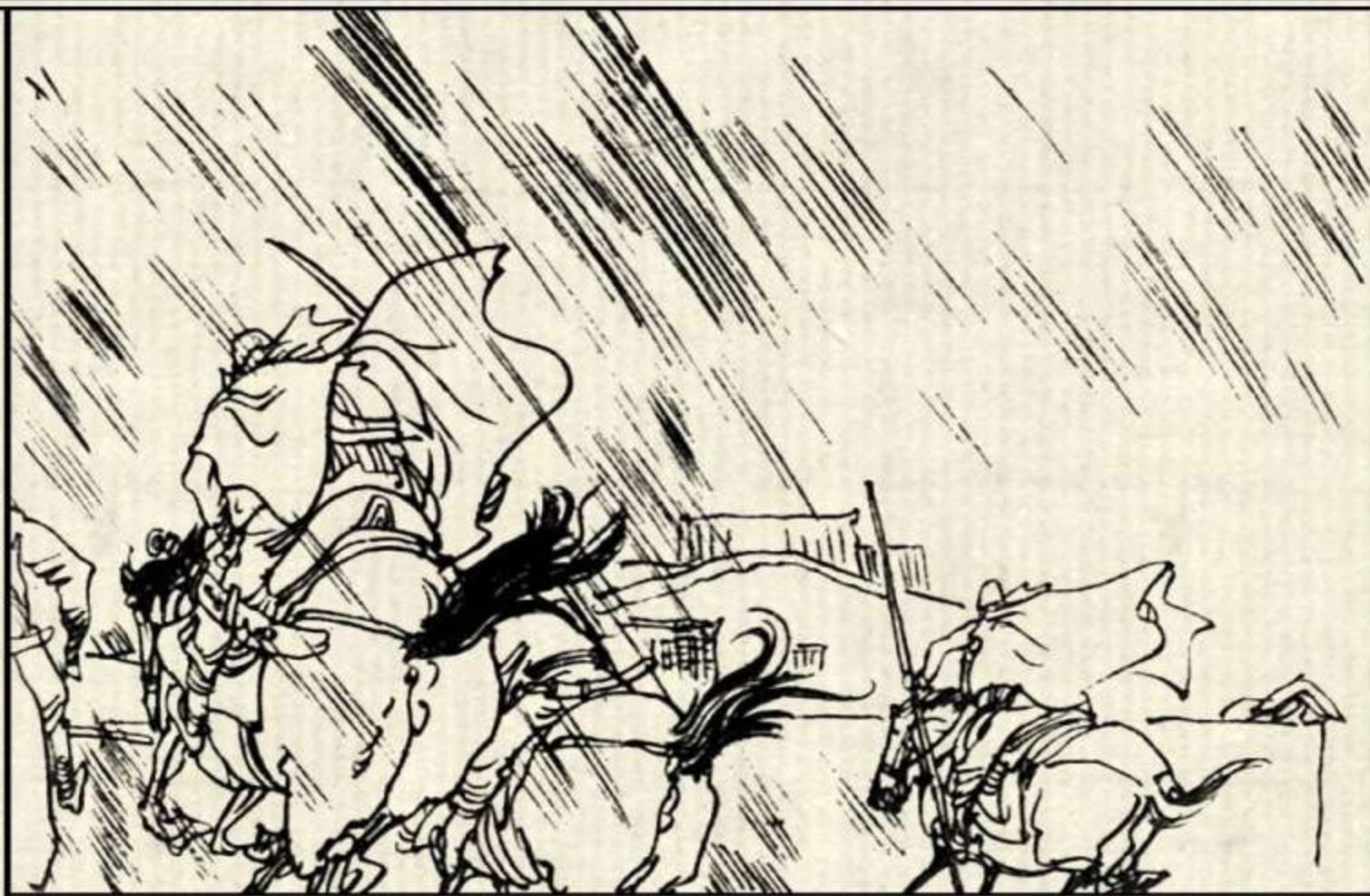
那少妇十分感激，向她一笑，用目光向丈夫询问。那男子点点头，也向马春花一笑示谢。两个女子便到后厅去借房换衣。



不一會兒，那少婦換衣回來，正要和她丈夫說話，猛听得門外馬蹄声响。那少婦与那男子互望一眼，脸上露出了惊惶之色。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十多匹马奔到庄前，戛然而止。听得数声呼哨，七八匹马绕到了庄后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〇七

金蕭走俠連環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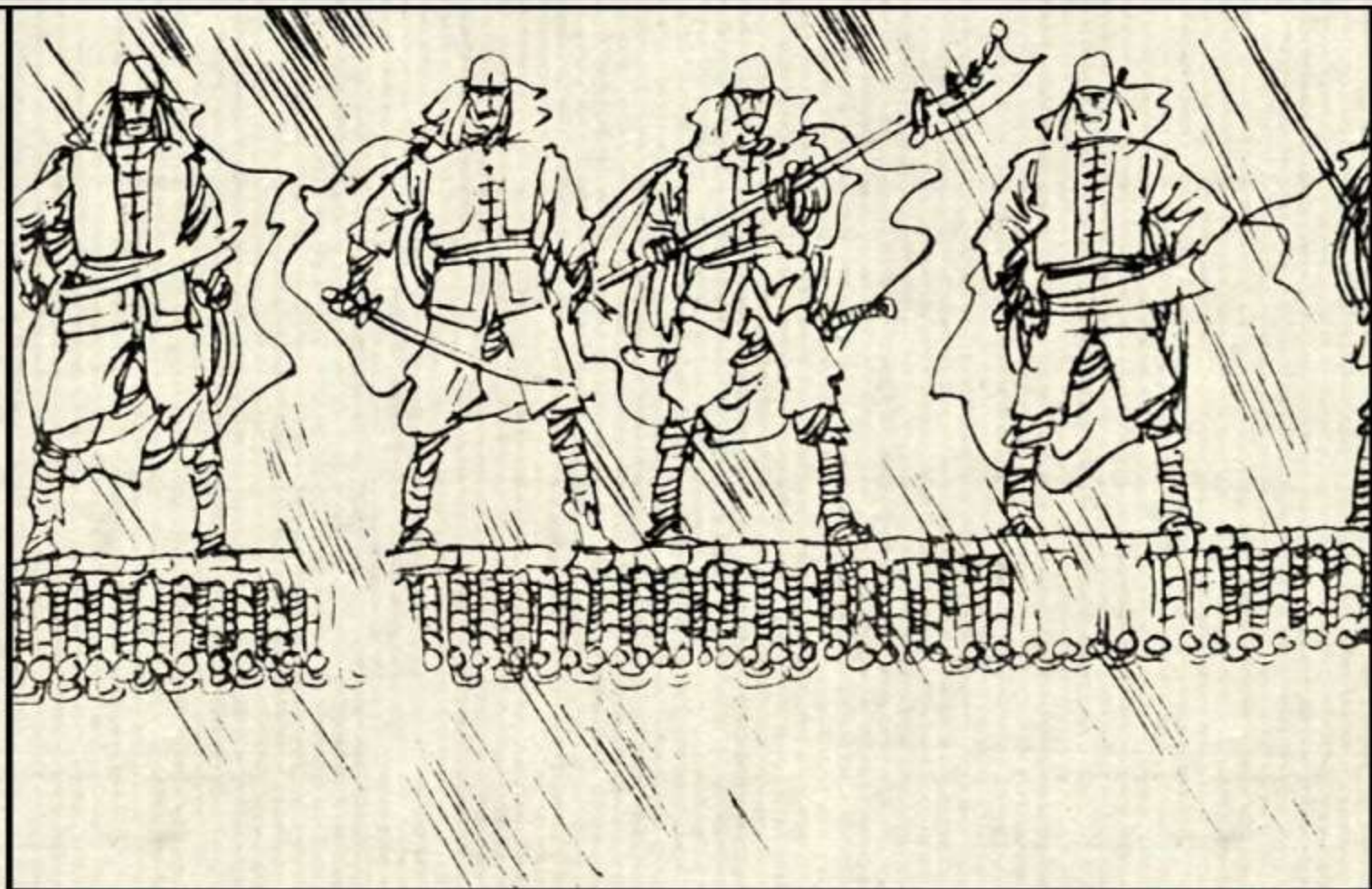
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马行空一听哨声，脸色大变，大声喝道：“大伙儿抄家伙，护镖！”镖行人见有劫镖的强盗到来，当即跃起，将十余辆镖车围成一堆。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只听得围墙上托托托接连声响，八名大汉一色黑衣打扮，手执兵刃，一字排开站在墙头，马春花扬起右臂，想射出一支袖箭，被马行空用眼色止住了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〇九



砰的一声，大门推开，飞进来一个衣衫华丽，但面貌委琐的汉子。外面大雨倾盆，但他的肩头却只被打湿了数点。徐铮见他露了这手轻功，忙向师父看了一眼。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商家堡少主商宝震听到了马蹄声响，当即暗藏金镖，腰悬利刀，匆匆赶到厅前。

浙江少兒

〇一一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马行空右手握着烟袋，拱手说道：“请恕老汉眼拙，没曾拜会。不知朋友尊姓大名？”那盗人哈哈一笑，指着墙头的一列黑衣汉子，说：“在下姓阎名基，弟兄们饿了几天肚子，想请百胜神拳老英雄赏口饭吃。”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一二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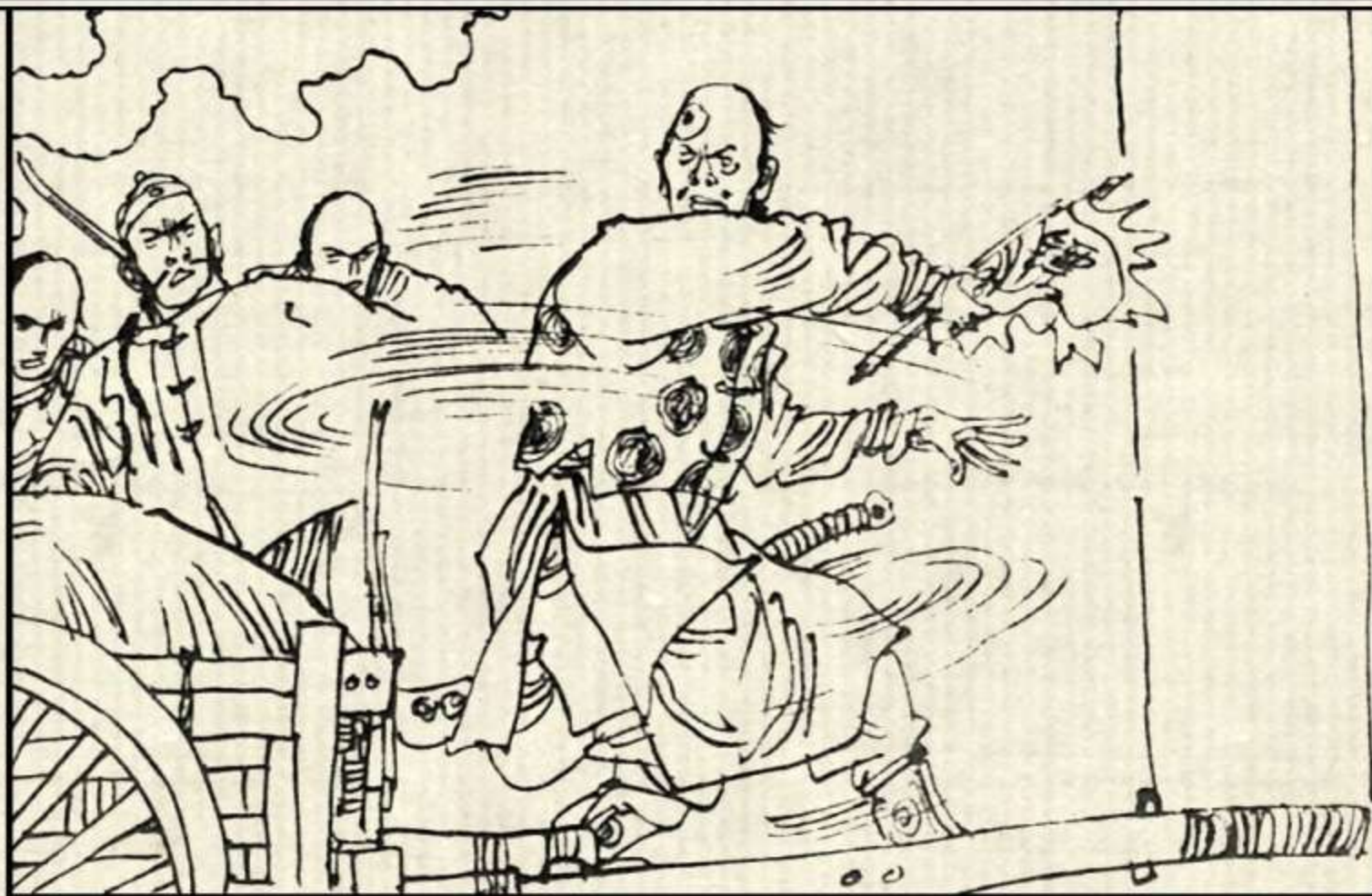
浙江少兒



那盗人说罢，手一招，那八名大汉呼叫着，从墙头跳下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一三



马行空大怒，想伸手阻拦。阎基身形一晃，忽地绕到厅右，拔下插在车架上的飞马镖旗，将旗杆一折两段，扔在地下。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

飛狐外傳之一商家堡遇劫

这一下犯了江湖大忌，劫镖的事情常有，却绝少如此做绝的。镖行人见了，顿时大哗。

浙江少兒

〇一五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徐铮更不答话，冲上去向阎基胸口就是一拳，阎基侧身闪避，右拳直击下来。这一拳来路极怪，徐铮急忙摆头让开，砰的一声，肩头已落了重重一拳。

浙江少兒

〇一六



徐铮被打得脚步摇晃、险些摔倒。阎基左腿反勾，向后倒踢。徐铮大骇，急忙逃避，阎基右拳直击，砰的一声，正中徐铮胸口。徐铮仰天跌倒，在地上打了几个滚，哇的一声，吐出一口鲜血。



镖行人见阎基出手如此狠辣，均是又惊又怒。马行空一生中见过多少风浪，但这盗魁使的是什么拳脚，却半点也认不出来。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阎基击倒了徐铮，忽地猿身直上，向马行空扑去。马行空待他拳头离胸半尺，一个“白鹤亮翅”，身子已向左转成了箭步。双臂倒挥出来，平举反击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一九



马行空见占不到半点上风，突然招数一变，使出一路“燕青拳”。只见他快打快踢，拳势如风，窜高伏低，矫捷异常。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可是，不管马行空如何变招，阎基竟是毫不理会，用他那十几招又笨拙又难看的拳脚，将对方所有的巧妙的招式尽数破解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二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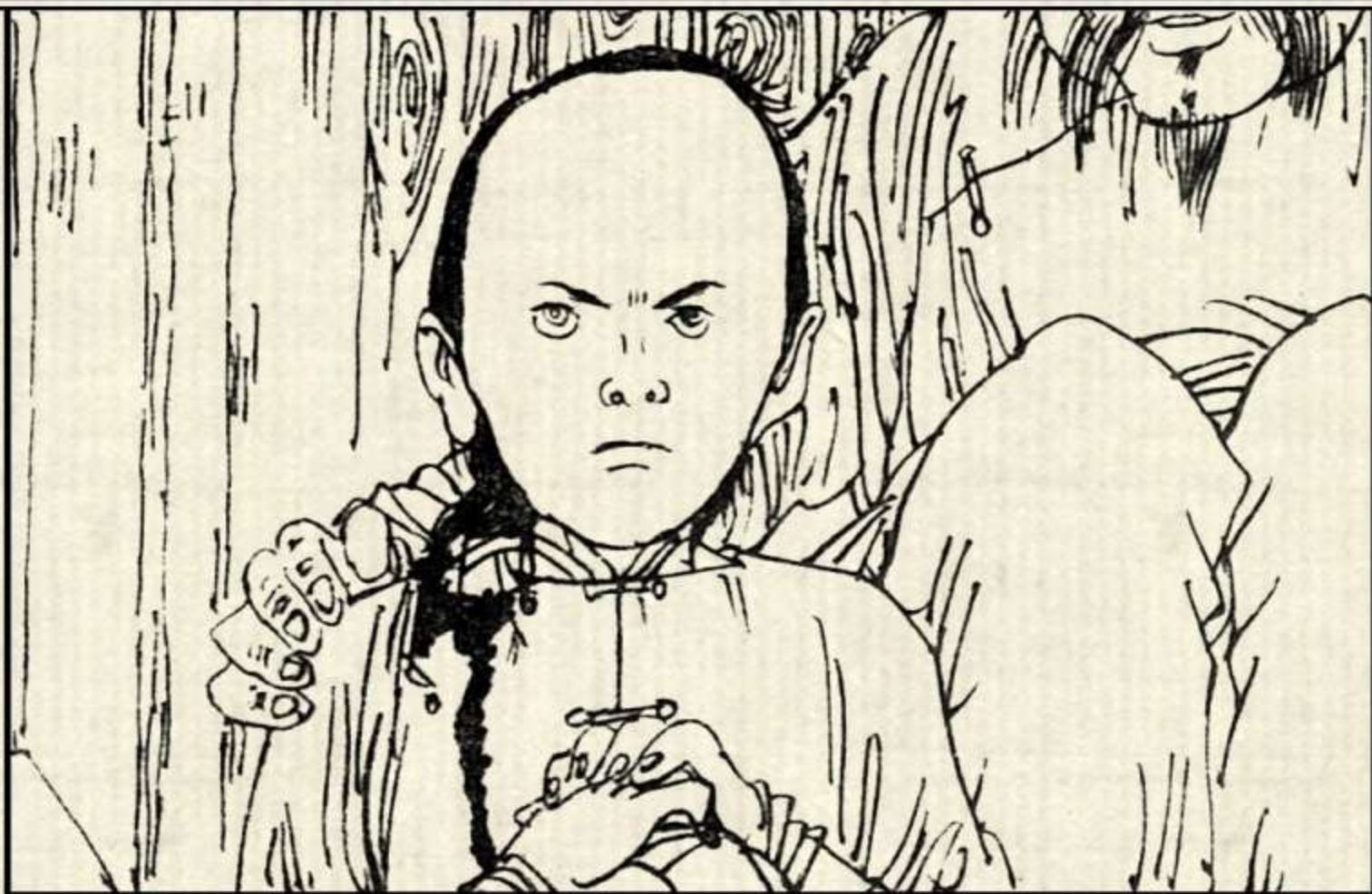
商宝震和在大厅里避雨的三名御前侍卫等一齐凝神观斗。这场恶斗不止关系着三十万两镖银的安危，也是马行空身家性命、一生威望之所系。大厅中人人肃静，只听得火堆中柴炭爆烈，院子中大雨如注。



这时，一位缩在屋角的独臂老人，低声对身旁的小孩道：“小爷，你要永远记住那个盗魁。你那本拳经刀谱，前面缺了两页，所以你总说瞧不懂。那缺了的这两页，就在这阎基身上。”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小孩吃惊地瞪大了双眼：“怎么会在他身上？”独臂老人说：“等你长大了，武艺练精了，我再原原本本地告诉你。”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二四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这时，场上斗争更激烈了。马行空见“燕青拳”制服不了对方，急急使出一套“鲁智深醉跌”。只见他如疯如癫，如醉似狂，忽而卧倒，忽而跃起，人人看得眼花缭乱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二五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这一下，阎基的十几招拳渐渐不管事了，不由心下发慌。猛听得马行空一声“着”，一脚“鲤鱼翻身搅丝腿”，正好踢在他的腰间。阎基痛得弯下了腰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二六



马行空胜了这一腿，哪容得敌人喘息，当下纵身上前，一腿“拐子脚”，又往他后心踢去。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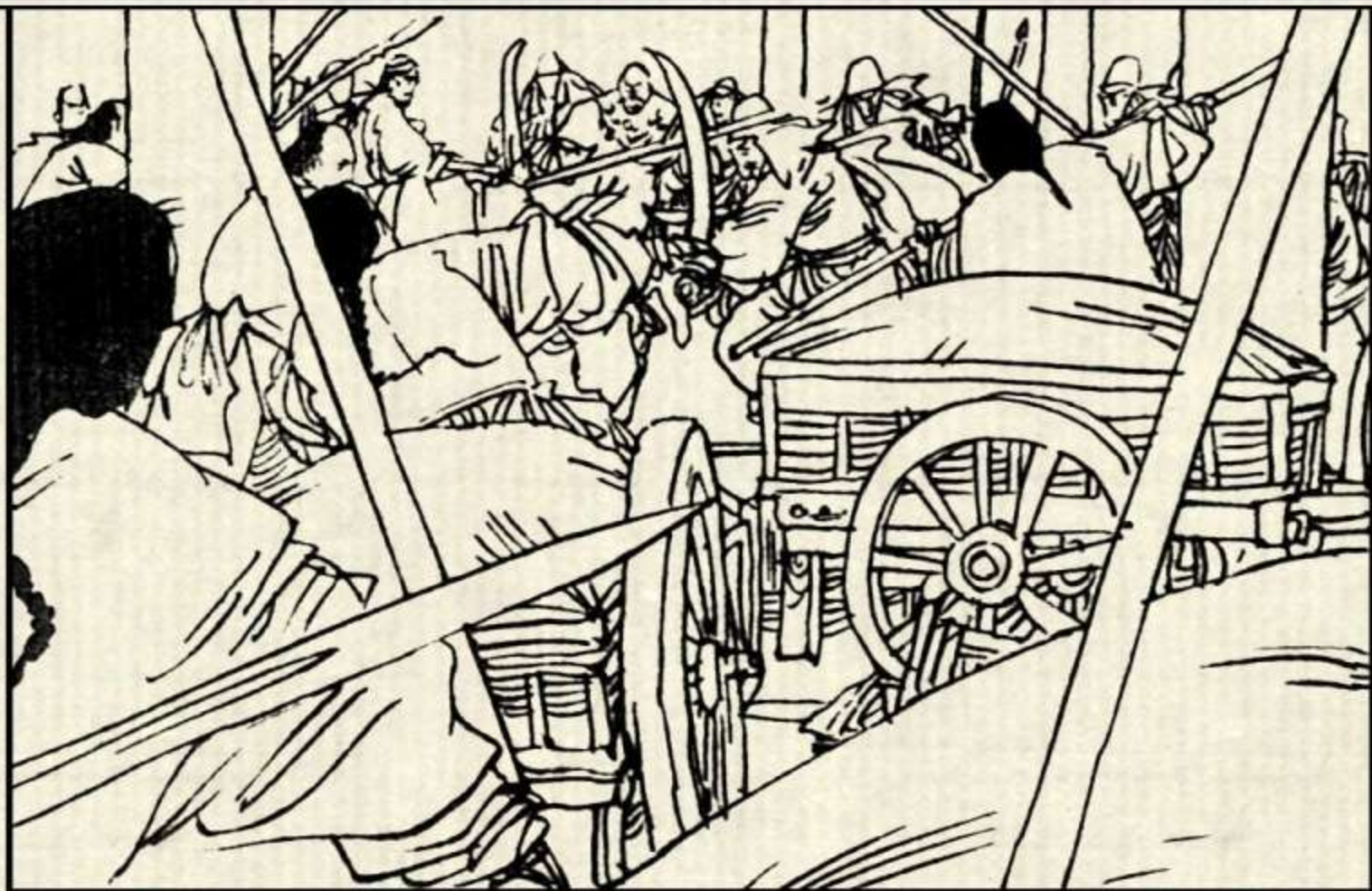
浙江少兒



谁知阎基忽地一脚钩腿反踢，来势变幻无双。马行空阅历丰富，一时竟见不及此，被他一脚踢在小腹上，仰天一跤摔出去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二八



马春花和徐铮双双抢上扶起。马行空脸白如纸，只说：“拼命护镖！”徐铮与马春花各持单刀，护在马行空两旁。阎基腰里也痛得厉害，喝声“取镖”，群盗齐出兵刃，齐向镖客杀去。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马春花和徐铮大呼迎敌。商宝震见情势危急，拔出单刀，叫道：“三位侍卫大人，咱们动手吧！”

浙江少兒

〇三〇



四个生力军加入战斗，群盗纷纷败退，抢着往门口奔去。

金蕭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猛听得一人叫道：“大家住手，我有话说。”众人斗得甚紧，无人理会。商宝震忽见一人伸掌在面前一摇，当即举刀削去，那人右手一勾，已将他单刀夺下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三二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三三

商宝震大惊，急忙跳开，瞧那人时，却是那位带少妇的男子。

金蕭走俠連環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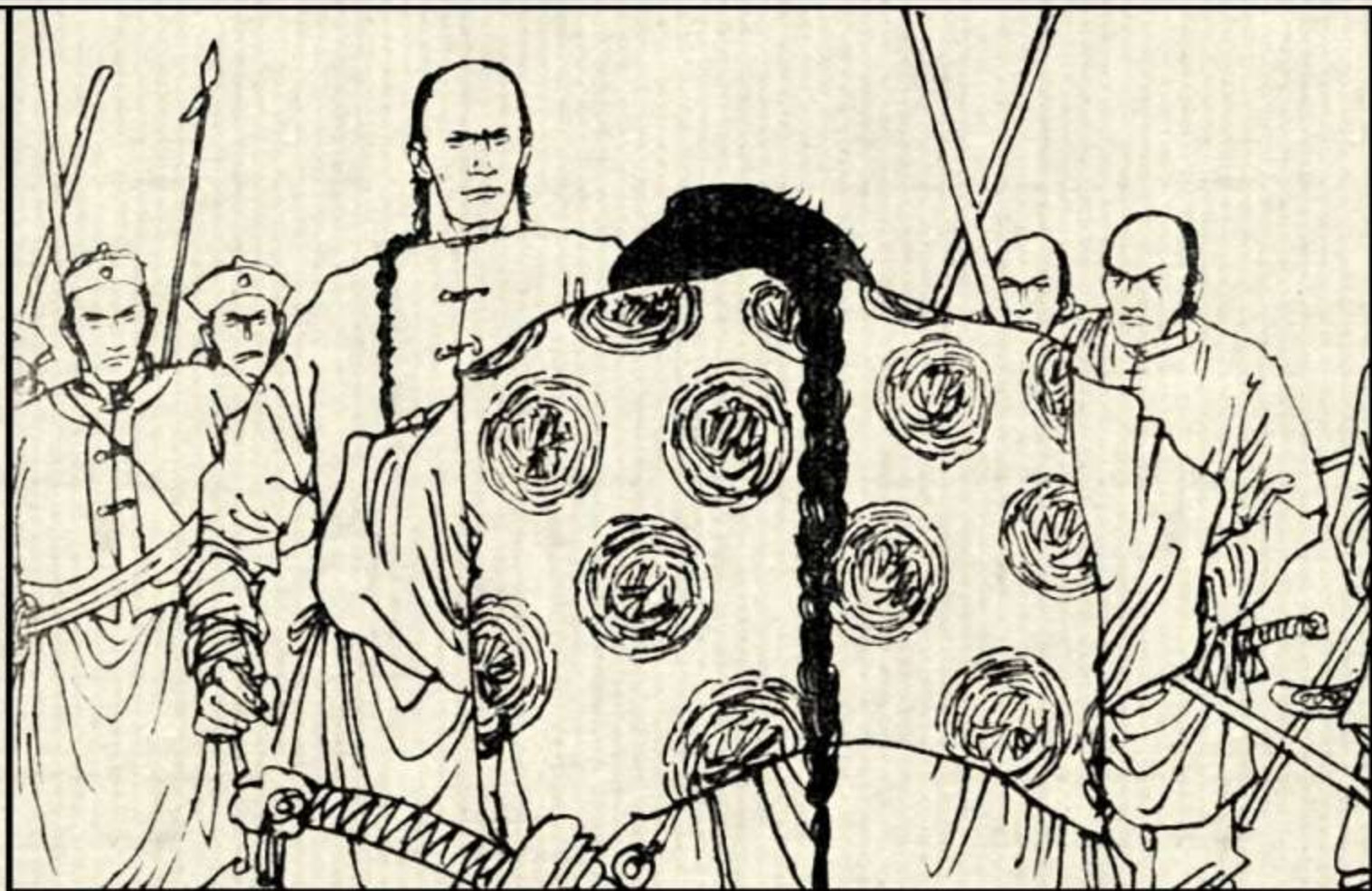
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那男子大步走入人丛，双手勾拿拍打，只听一阵叮叮当当之声，各自手里的兵器纷纷落地。众盗和众镖客惊骇之下，各自跳开，呆呆地望着他。

浙江少兒

〇三四



阎基见那男子，忽然想起了十几年前的事，叫道：“田相公，是你？”这男子原是天龙门北宗掌门人，叫田归农，这时也恍然记起，说道：“你不是那个跌打医生么，怎么做了寨主？”“全凭您老栽培。”阎基说着，上前请安。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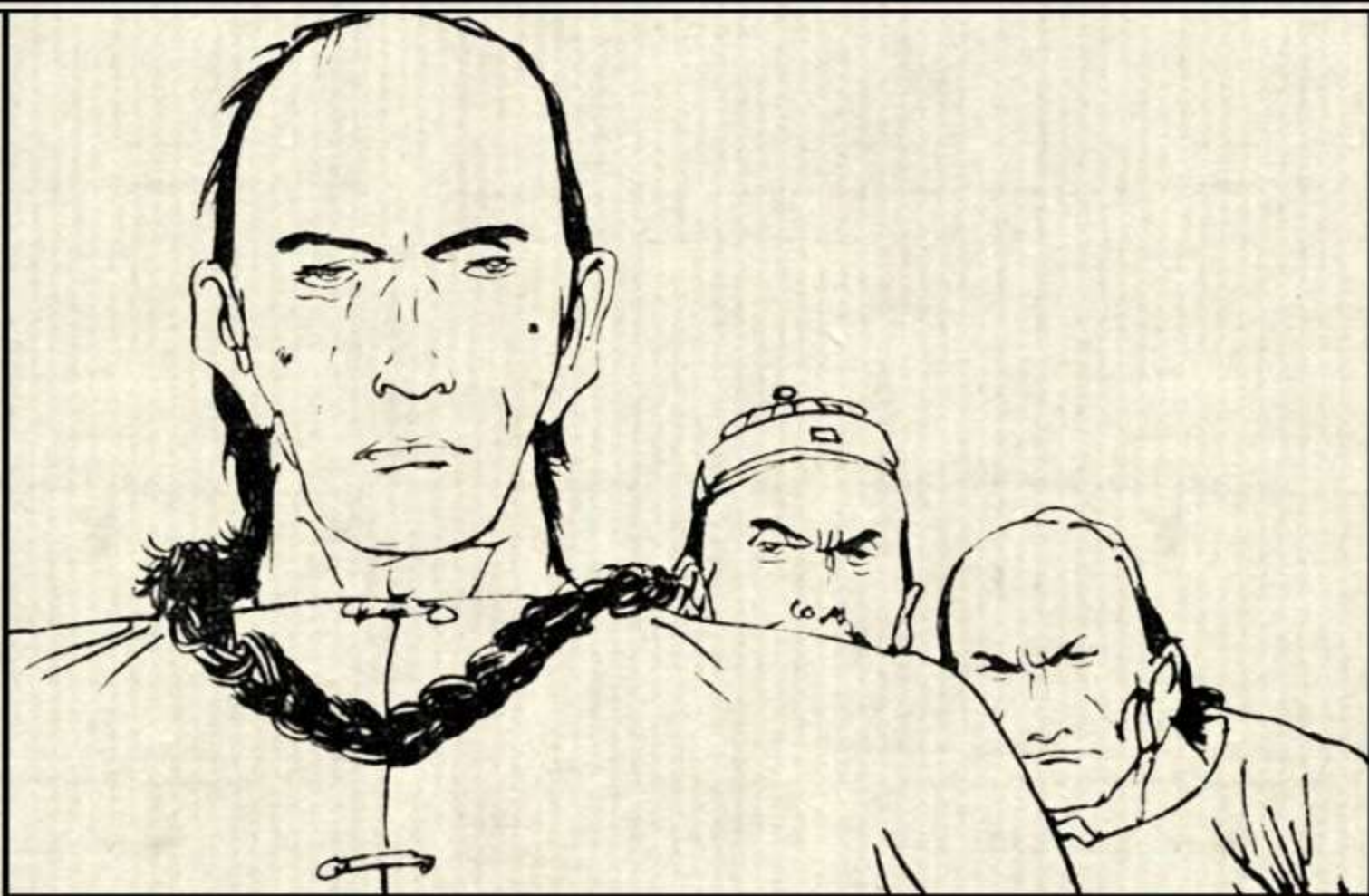
镖行人本以为群盗可退，忽然杀出个田相公，他不但武艺高强，而且还与盗魁是旧交，顿时个个吓得目瞪口呆。马行空低声吩咐大伙，护住镖车，瞧他眼色行事。

浙江少兒

〇三六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田归农的眼光停在镖车上，说道：“这三十万两镖银，我取一半，余下的阎基你取五万。还有十万两，给马姑娘留下五万两，因为她刚才借衣服给我娘子，这一番情分不能不报……”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三七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马行空听田归农这么侃侃而谈，仿佛这三十万两银子，已成了他囊中之物，心里一气，险些晕去。马春花怒不可遏，扬起单刀，迳向田归农扑去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三八



田归农笑道：“唉哟，我娘子可不许我跟女人打架。”手指在她背上一击，马春花刀从手落。田归农右手抢过刀柄，左手已拿住她手腕，顺势要往她颈中砍去。

金蕭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商宝震和徐铮见状，双双抢出。商宝震右手一扬，一支金镖直取田归农的左目，徐铮也飞脚踢他后心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四〇

金蕭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田归农倏地转身，一把抓住徐铮的脚踝，往上一提，徐铮身子倒转，只觉腿上一阵剧痛，失声大叫。原来商宝震的那支金镖打进了他的右腿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四一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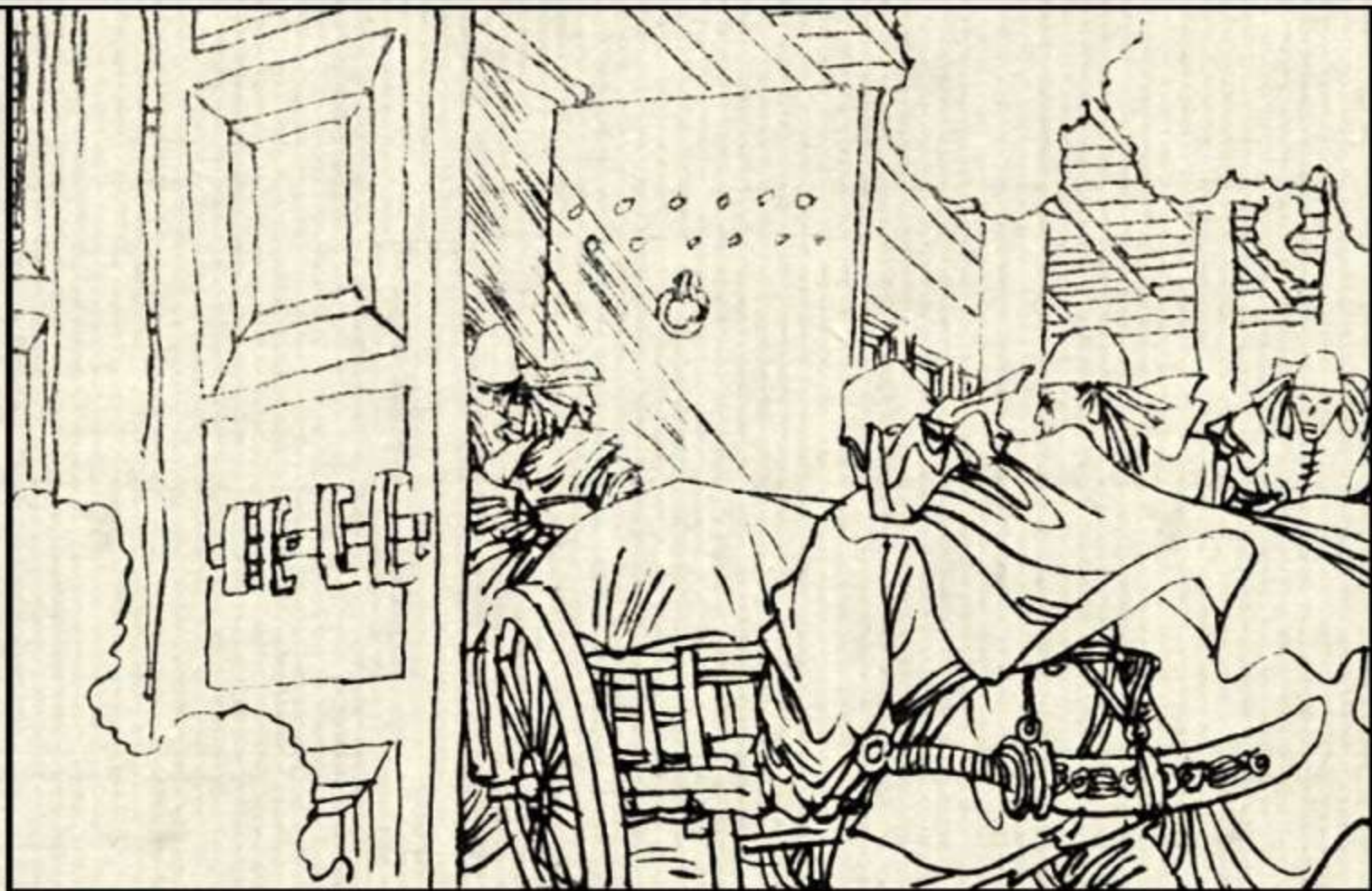
田归农挥手一抖，徐铮的身子犹如一柄扫帚般横扫出去，一下撞在马春花的腿上，两人跌在一起。众人见他戏耍二人如弄婴儿，哪个还敢上前！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四二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田归农道：“阎兄，你把镖银就照我刚才说的那么分了。”阎基大喜，指挥群盗从镖车中取出银鞘，分别堆好，然后冒着大雨，将银车一辆一辆推出去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四三



马行空见状，颤颤巍巍地战起身来，叫声：“我和你拼了！”双手犹如铁勾，猛往田归农脸上抓去。吓得那美妇大叫一声，躲到一边。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田归农侧身出掌，击向他肩头。马行空身受重伤，眼见掌到，却不能闪过，砰的一声，身子飞起，向院子中跌了出去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四五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

就在这时，猛听得外边传来三声冷笑。田归农和那美妇顿时吓得面如土色，浑身颤抖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四六

金瓶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田归农忙将美妇推入车中，自己跨上骡背，连连挥鞭。谁知这骡子怎么也不能前进半尺。众人抬头望去，只见大雨中一个又高又瘦的大汉，左手抱着个包裹，右手拉住了大车车辕，竟使大车钉在地下一般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四七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那大汉又冷笑了一声。这时，车中的美妇已跨出车来，回进厅里；田归农也跨下骡背跟着进厅，坐在那美妇身边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四八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那高瘦大汉大踏步进屋，坐在火堆旁边。打开包裹，露出一个两岁大的女孩。那女孩正在熟睡，圆圆的脸蛋上挂着两颗泪珠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四九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

马春花、徐铮、商宝震见田归农见那大汉如此害怕，都是又惊又喜，忙扶起马行空来。马行空道：“他是打遍天下无敌手……金面佛……苗人凤……”说着，痛得晕了过去。

浙江少兒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五〇



此时，苗人凤凝视怀中女孩，脸上充满着慈爱和柔情；那美妇呆呆地望着火堆，嘴唇微微颤动，显得心神不安；田归农脸如白纸，望着院子中的大雨出神。可以看出，这三个人的胸中都翻滚着感情的波涛……

金瓶志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三年前的一天黄昏，天下着鹅毛大雪。时近岁晚，河北沧州道上，行人稀少，苗人凤骑着一匹高头大马，缓缓而行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五二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那次苗人凤千里迢迢地从浙南赶来，为的是亲祭亡故十年的好朋友一刀夫妇。那年腊月，他与辽东大侠胡一刀在沧州比武，连比五日，岂知一招失手，以毒刀误伤了平生唯一的知己。胡夫人也自刎殉夫……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五三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风雪残年，马上黄昏，苗人凤越近沧州，心情越是沉重。正想得出神，忽听西面山谷中传来一个女子的呼救声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五四



苗人凤一跃下马，展开轻身功夫循声赶去，只见雪地里殷红一片，一个当官的身首异处，死在当地，一个小姐却给一个补锅匠抓住了双手，挣扎不得。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苗人凤隐身大石背后，察看动静。只听一个叫“调侯兄”的道：“宝刀只有一把，美人只有一个，我们却有五人，怎么办？”一个脚夫道：“凭功夫好了，得第一的拿宝刀，得第二的取美人。”一旁的车夫、店伴齐声附和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五六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苗人凤看到这里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大踏步从石后走了出来，喝道：“下流东西，都给我滚！”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五七



那五人大吃一惊，齐声喝道：“你是谁？”“苗人凤便是。”那五人一听面前这人便是“打遍天下无敌手”的苗人凤，吓得个个面面相觑。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那“调侯兄”眼睛一转，俯身捡起宝刀，双手递了过来，道：“小人蒋调侯，三生有幸，得逢当世大侠，这宝刀请大侠处置吧。”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五九

金蕭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苗人凤想把这刀交给小姐，伸手提住了刀柄。突然“嗤嗤”两声轻响，忽感腿上一痛。蒋调侯跃开丈余，一面飞跑，一面叫道：“他中了我的绝门毒针，快缠住他。”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六〇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苗人凤一听“绝门毒针”，当下深吸一口气，飞奔向前，一把抓住蒋调侯，伸指在他肋下一戳，已闭住了他的穴道，将他抛在地下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六一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脚夫、车夫等忽听敌人中了毒针，无不喜出望外，远远围着，均不逼近，想待他毒发自毙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六二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苗人凤一口气不敢吞吐，展开轻功，疾向脚夫赶去。那脚夫吓得魂飞魄散，舍命狂奔。苗人凤赶到身后，一掌击去，顿时将他五脏震裂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六三

金蕭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苗人凤转身窜到车夫跟前。那车夫挥动软鞭护身，只想挨到他毒性发作，苗人凤伸出蒲扇般大手，抓住软鞭梢一夺一挥，车夫便被打得脑浆迸裂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六四



苗人凤连毙二人，脚上已觉发麻。这是生死关头，只要留下一个活口，自己毒发跌倒，连这小姐的性命便也完了。当下咬紧牙关，手握软鞭，追赶店伴。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那店伴十分狡猾，尽拣泥沟陷坑中奔跑。但苗人凤轻功何等了得，一转眼便将追上。店伴眼见难逃，猛转身举着匕首，扑将过来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六六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苗人凤立刻回头转身，向后一脚倒踢，正中店伴心窝。店伴顿时口中喷血，仰天毙命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六七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苗人凤瞧也不瞧，立即提气追赶补锅匠。谁知刚才追奔逐北，毒气发作得更快，脚步已经蹒跚，竟然追赶不上。于是，他奋起神力，掷出软鞭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六八



补锅匠见对方脚步不快，心中大喜，以为宝刀美人皆落他一人之手。突然，听得半空呼呼风响，一条黑黝黝的东西横空而至，欲待躲闪，软鞭却已从面门一直打到小腹。补锅匠立时尸横雪地。



此时，苗人凤已支持不住，一交跌倒。那伏在父亲尸上，被这场惊心动魄的恶战吓呆了的小姐见状忙走近相扶。



苗人凤下半身虽已麻木，但神志尚清，指着蒋调侯道：“快搜他身，取解药给我服。”小姐依言搜索，果然找到一个小小瓷瓶，拔开瓶塞，将药送入苗人凤口里。



苗人凤用力吞下，说道：“快将他杀了！”小姐大吃一惊，道：“我……不敢。”
苗人凤道：“再过几个时辰他穴道自解，我受伤很重……”



小姐双手提起宝刀，拔出刀鞘，眼见蒋调侯眼中露出哀求之色，刀子却砍不下去。



苗人凤大喝：“你不杀他，就是杀我！”小姐一惊，宝刀脱手落下，刀口正好对着蒋调侯的脑袋。只听得小姐与蒋调侯同声大叫，一个吓昏跌倒，另一个的脑袋已被宝刀劈开。



雪地里横着六具尸体。苗人凤腿上中了毒针，下半身麻木，动弹不得。



这小姐醒来，见自己跌在苗人凤怀里，急忙站起，双脚一软，又坐倒在雪地里。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苗人凤叫小姐牵过一匹马来，抬起上身，右手握住马镫，手臂微一运动，身子便倒翻上了马背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七七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苗人凤叫小姐拿了那柄刀，左手住她腰间轻轻一带，将她提上了马背。两人并骑，来到小客店中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七八



来到小客店，苗人凤拔出那两枚毒针，这小姐使用嘴将毒血一口一口地吸出来。为了服侍苗人凤，小姐和他同住一间房里。

金瓶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原来这小姐名叫南兰，她父亲南仁通在江南做官，捉到了一名江洋大盗，得到这柄“冷月宝刀”。他想将宝刀献给当道，借此飞黄腾达，不料却被五名盗贼蒙骗，在半途丢了性命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八〇

金蕭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一天晚上，南小姐正端药给苗人凤喝，忽见屋外浓烟滚滚，火舌直卷进屋来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八一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外厅中有三人叫道：“谁救那坏了腿的客人，老子打开他的脑袋。”众人自逃性命不及，又有谁敢去救人？

浙江少兒

〇八二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南小姐一见大火，吓得夺门而出。苗人凤双腿不能行走，叹道：“难道我一世英雄，今日竟活活烧死在这里不成？”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八三

金蕭走俠連環畫



火光中，苗人凤见屋角里放着一捆粗绳，叫声：“天可怜见！”便爬将过去，抖开绳索，在手臂上绕了十来圈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八四



三个放火盗贼原是为他们的门徒补锅匠来报仇的，眼见烟火围门，以为苗人凤必葬火海无疑。猛听得一声大喝，一条绳索从火焰中窜将出来，一端刚卷住门外那棵银杏树杆，苗人凤的身躯已飞了出来。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众盗见他突似飞将军自天而降，无不骇然，当即发足奔跑，可哪有苗人凤拉着绳子飞荡迅速，苗人凤伸出蒲扇般的手掌，一抓一扔，把三个放火的盗贼扔进了火堆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八六



数日之后，苗人凤腿伤痊愈，便和南兰结为夫妻。新婚不久，他便带着南兰去拜祭胡一刀夫妇的墓。

金蕭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拜祭完毕，苗人凤便把这把冷月宝刀封在坟土之中。他对妻子说：世上除了胡一刀外，再也无人配用这把宝刀。他既然不在世上了，宝刀就该陪着他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八八



苗人凤平素不爱说话，这一天却说得滔滔不绝，说到对这位辽东大侠的钦佩与崇敬，说到造化小儿的弄人，人世的无常，说到胡夫人对丈夫的情爱，他说：“象这样的女人，要是丈夫在火里，他一定也在火里，丈夫在水里……”



突然之间，南兰的脸色变了，掩着面远远跑开。苗人凤追上去想解释，但他不会说话，何况那次小客店起火，她独自先逃了出去却是真的。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谁知就是这句无意中流露的真话，造成了夫妻间永难弥补的裂痕。虽然，苗人凤始终诚挚地爱着妻子，但他出身江湖豪侠，不会柔情蜜意，仍不能博得这位出身官家千金小姐的欢心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九一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

飛狐外傳之一 商家堡遇劫

一天，苗人鳳的朋友田歸農來作客，南蘭一見這位風流俊俏的田相公能說會道，便一見鍾情，於是忍心丟下了兩歲的女兒，冒着風雨跟着田歸農走了……

浙江少兒

〇九二



苗人凤想到这里，怀中的幼女忽然哇的一声醒来，哭道：“爸爸，我要妈，我要妈！”哭着一转头，见到火堆旁的美妇，忙张开手臂大叫：“妈妈，兰兰找你，你抱兰兰！”原来，这美妇就是南兰。

金蕭走俠連環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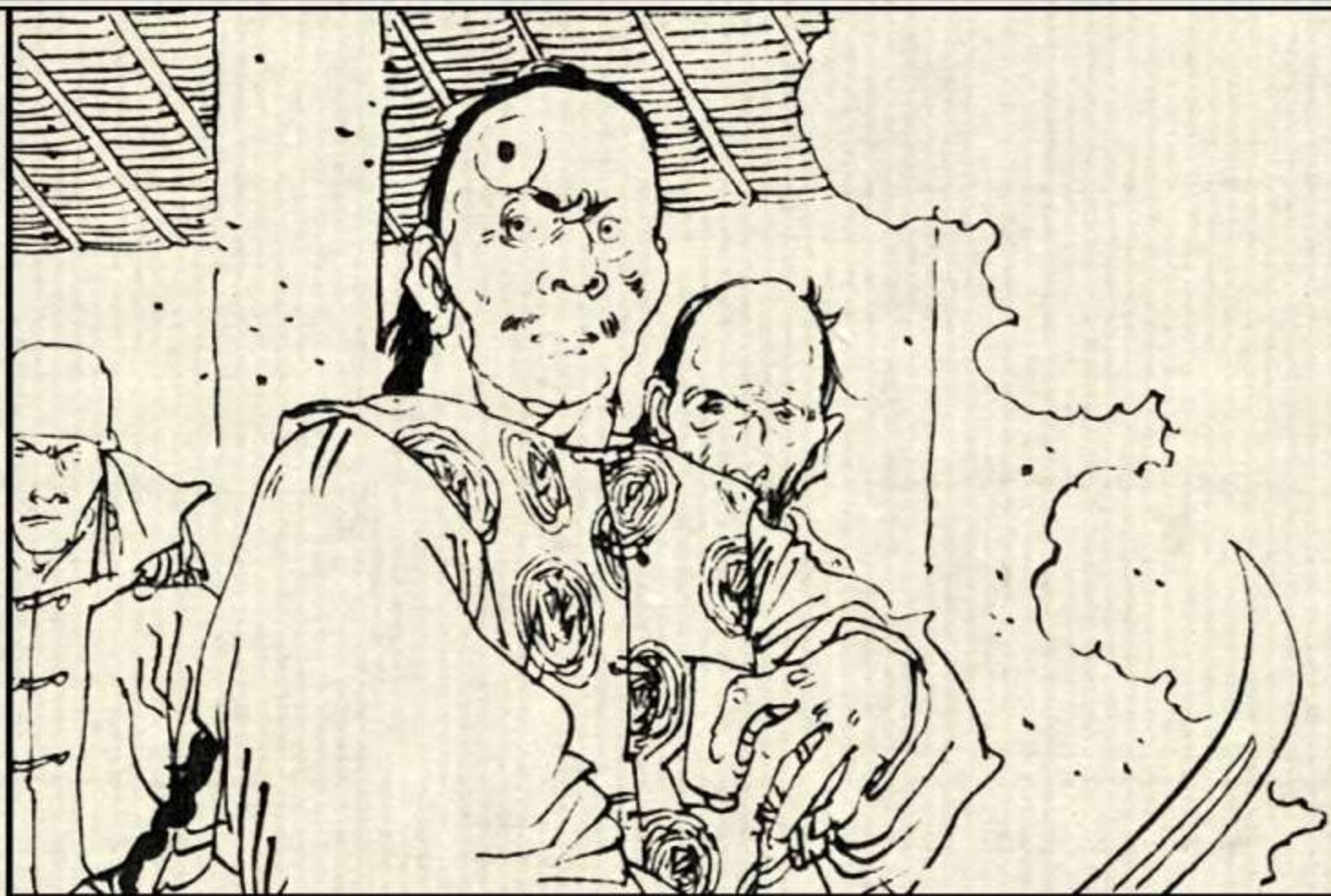
浙江少兒



这一声叫，大厅中的气氛又浓了几分。大人们个个神色紧张，惊恐不已。却见那独臂老汉走到阎基跟前，在他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话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九四



话刚末，阎基神色大变，向苗人凤望了一眼，缓缓伸手入怀，取出一个油纸小包。



独臂老人夹手夺过，打开一看，见是两张焦黄的纸片。他点了点头，包好了放入怀中，重回厅角坐下。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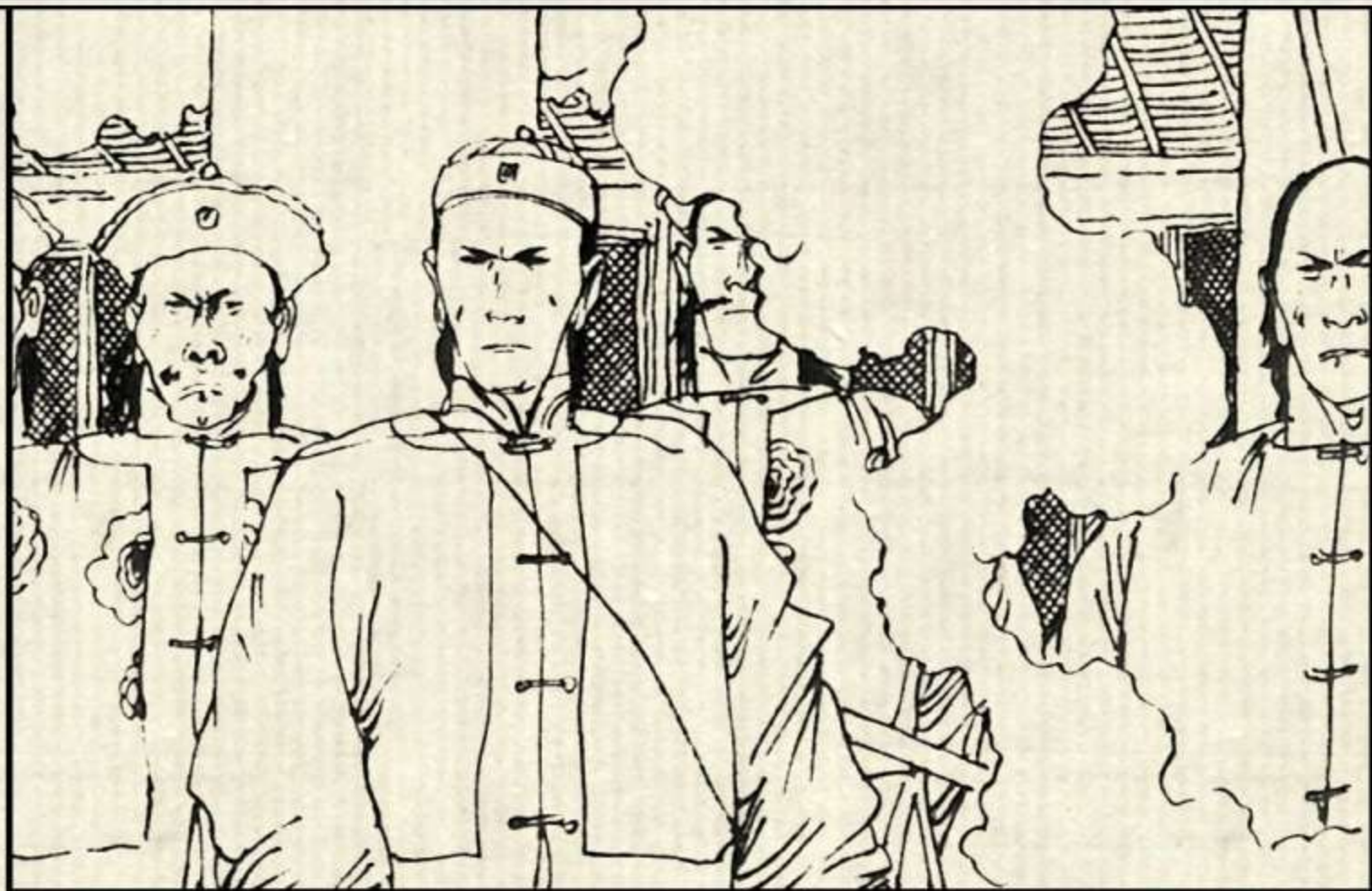


苗人凤听着女儿的哭叫，耐着性子等待。可是，南兰的心象是铁石一般，身子象僵了似的，始终没转过来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九七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外面下着倾盆大雨，一声霹雷炸过，吓得大厅里的人都紧张到了极点，大家都以为将要有一场激烈的厮杀。

浙江少兒

〇九八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谁知，苗人凤只是缓缓地站了起来，用油布细心地包好了女儿，然后紧紧地贴放在自己胸前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〇九九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他大踏步走出厅去。大雨落在他的身上，雷声响在他的头顶，大风大雨中，还隐隐传来这小女孩的哭声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一〇〇

金蕭走俠連環畫

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苗人凤虽去，可余威犹存。他进厅出堡，並無一言半语，但群豪震慑。众人或惊或愧，或敬或惧，无不凛然。过了半天，仍是无人说话，各自凝思。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南兰缓缓站起，嘴角边带着强笑，眼眶中滚着泪水。田归农也倏地起身，左手握住腰间长剑剑柄，拉出五寸，双眼仍盯着装有银鞘的大车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一〇二



马行空见田归农仍想夺镖，强自撑起，叫道：“春儿，取兵刃来！”马春花扶起父亲，从背囊中取出一根金丝软鞭。



正在这时，随着一声咳嗽，从后堂走出一个老妇，不动声色地道：“震儿，栽在人家手里啦？”商宝震脸露愧色地垂首道：“儿子不中用，不是这姓田的对手。”说着，向田归农一指。



商老太双眼半开，木然向田归农望了眼，又向南兰望了一眼，喃喃道：“好个美人儿。”



突然间，和独臂老汉站在一起的黄瘦男孩从人丛中钻了出来，指着南兰叫道：“好个没良心的妇人！你女儿要你抱，你干么不睬她？”



这几句话人人心中都想到了，可是却由一个乞儿模样的小儿说出口来，众人心中都是一怔。只听得又一声霹雷炸过，那男孩戳指怒斥：“你良心不好，让雷公公劈死你！”



田归农大怒，刷的一声，长剑出鞘。那男孩正气凛然，毫不理会，仍是指着南兰怒斥。



田归农提着长剑，正要向那小孩刺去。南兰突然“哇”的一声，掩面而哭，在大雨中奔了出去。田归农顾不得杀那男孩，提剑追出。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

阎基冷笑一声，喝道：“兄弟们，快搬银鞘啊，老子独饮肥汤了！”群盗轰然答应，就要动手。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只見閻基左足飛起，將那男孩踢了個跟頭，順手抓住獨臂老漢，喝道：“還給我！”

飛狐外傳之一商家堡遇劫

一一一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这时，商老太说道：“阎老大，你跟我来，我有话对你说。”阎基一生最是贪财，以为商老太一见强人，吓破了胆，自行献宝于他，便将独臂老汉一推，说声“大伙儿等着”，从下人手里接过鬼头刀，随后跟去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一一二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阎基跟在商老太背后，见她脚步蹒跚，原先的三分防意也尽数解却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一一三



两人穿过三道院子，到了最后边的一间屋外，商老太“呀”的一声把门推开，说声：“请进来吧！”自己先走了进去。

金蕭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阎基提步进去，四下一望，只见里面空荡荡的，只有一张方桌，上面放着一块灵牌，上写“先夫商剑鸣之灵位”感到蹊跷。正要发作，却见商老太关上木门，又插上了门闩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一一五

金瓶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“阎老大，你好大胆，竟敢上商家堡来放肆。若是先夫在世，十个阎基也早砍了。今日虽只剩下孤儿寡妇，却也容不得狗盗鼠窃之辈上门欺侮。”商老太说完，突然腰板一挺，霎时间，变得英姿勃勃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一一六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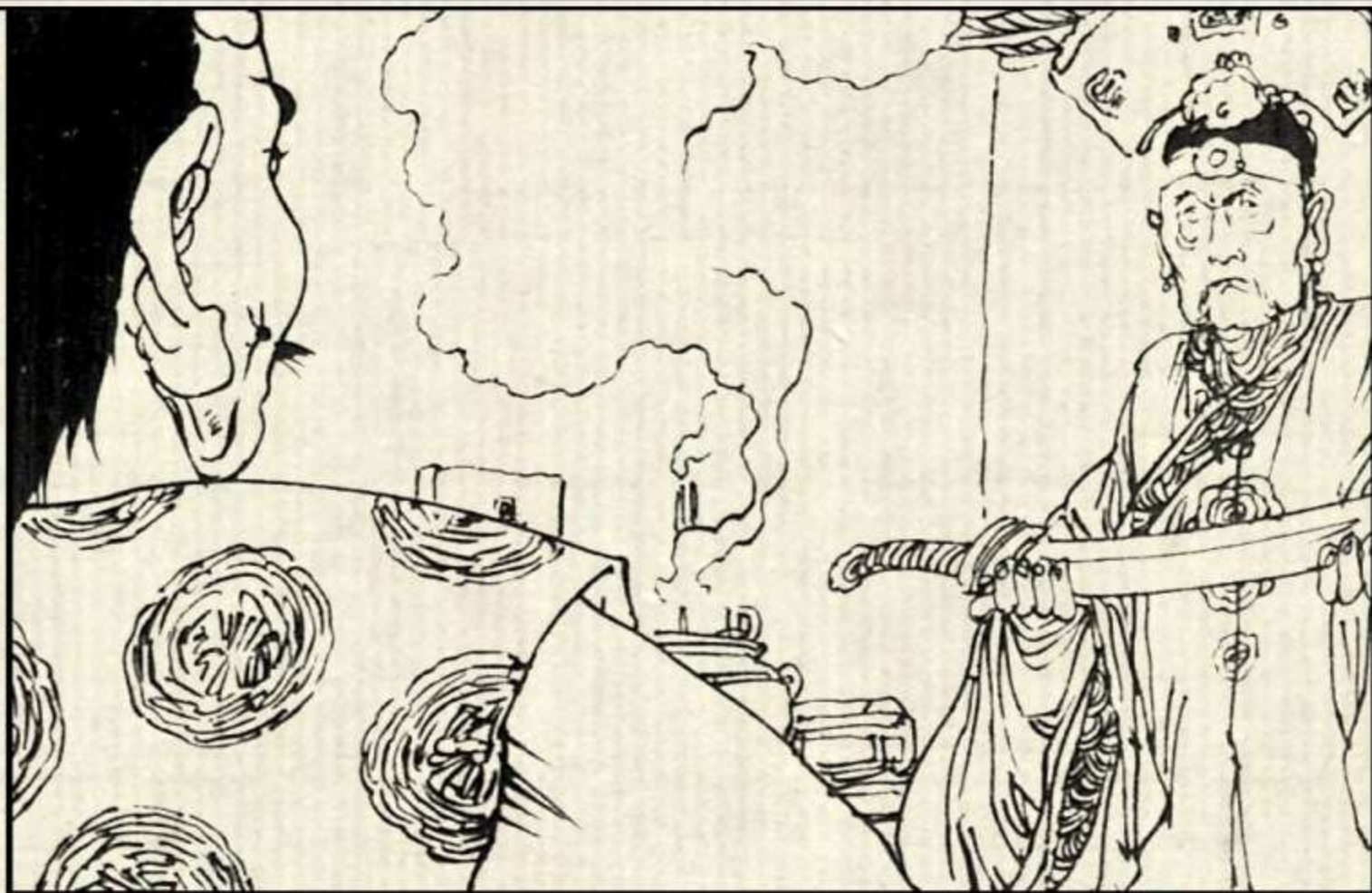
阎基微微一惊，心想：原来这婆娘做意装老。但又想一个女流之辈，又有何惧，便道：“门也上了，人也欺了，你又怎地？”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一一七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商老太霍地走到桌旁，从灵牌后捧出一个黄色包袱，顺手解了结子，打开包袱，只见紫光闪闪，冷气森森，却是一柄厚背薄刃的紫金八卦刀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一一八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阎基叫一声“八卦刀商剑鸣！”蓦地想起十余年前的一桩往事，吓得倒退两步，忙将左手倒提着的鬼头刀交与右手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一一九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商老太脸色一沉，叫道：“豪杰虽逝钢刀在！今日若是你赢了，便将我人头割去，连我儿子也一并杀了；若总妾身胜了，阎寨主颈上脑袋也得留下。”说罢，抓住刀柄，向灵位行了一礼，等着阎基进刀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一
二
〇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閻基氣往上涌，將刀一晃，商老太一招“朝剛刀”已劈了過來。閻基忙舉鬼頭刀一架，鏗的一聲，雙刀相交，火光四濺。

飛狐外傳之一 商家堡遇劫

一三一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閻基觉着对方臂力平平，提着的心又放了下来。他踏步上前，使一招“进手连环刀”。商老太不架不让，竟举刀对攻。閻基见对方不顾性命，不觉大惊。危急中扑地一滚，反身一褪，商老太手腕险被踢中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一二二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顷刻间，一个老妇，一个盗魁，双刀疾舞，在砖房中斗得尘土飞扬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一三三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商老太早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，因此每一招都是拼着性命抢攻。阎基见她如此凶悍，慌得大叫：“商老太，你疯了么？你的丈夫可不是我杀的，你干吗跟我拼命？”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一三四



商老太只顾砍杀，始终不答话。阎基见她出刀越来越快，一套怪异拳脚已来不及使用，只想如何退到门边，拨开门闩，逃出屋去。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阎基一边招架，一边逃窜，几次要去拨开门闩，总给对方逼得毫无余暇。阎基把心一横，反背一脚踢去，窜身从窗口跃了出去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一二六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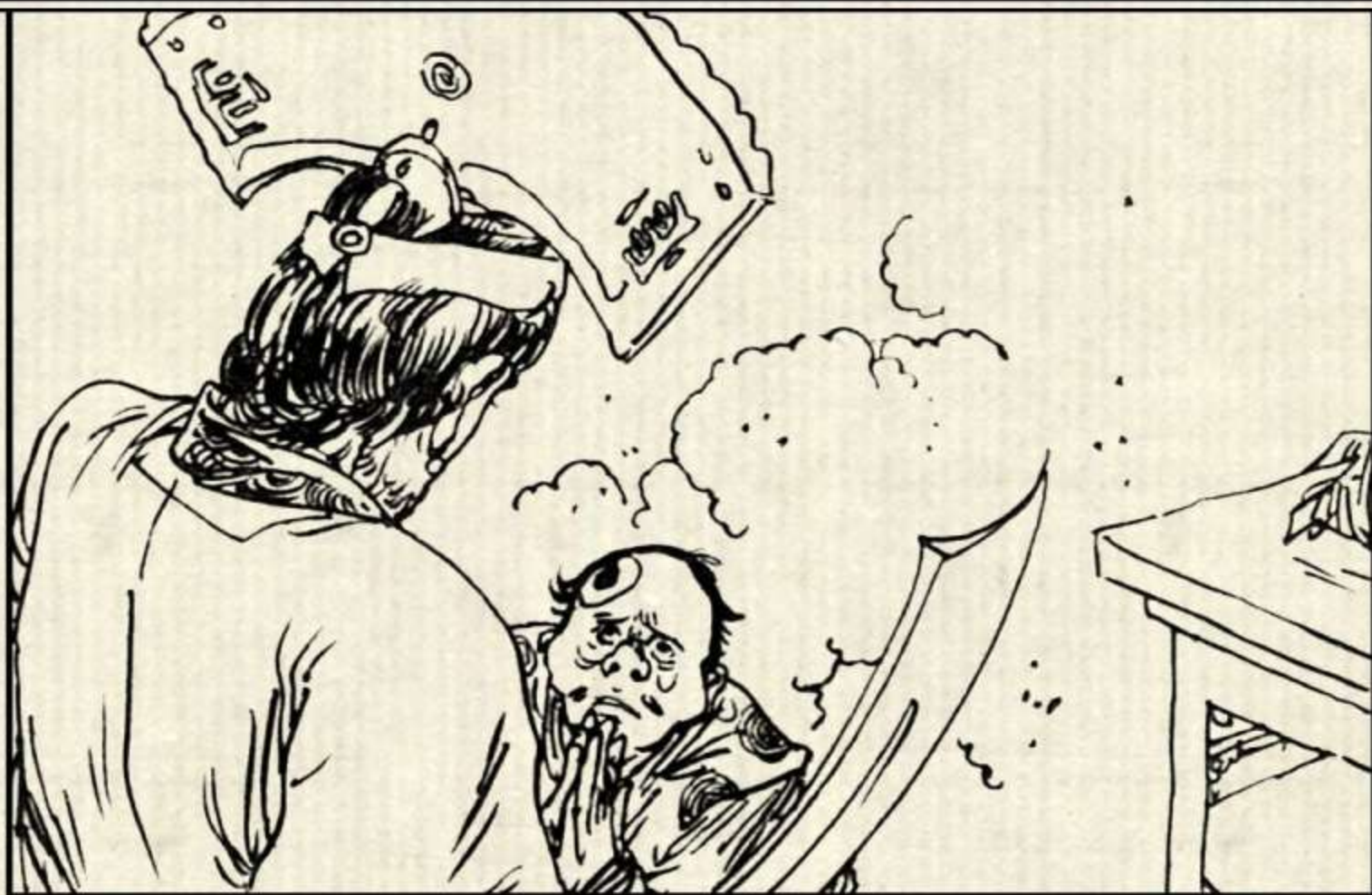


飛狐外傳之一商家堡遇劫

商老太拼着受了他这一脚，如影随形，跟着一刀砍了过去，只听两人同声“啊哟”，一齐跌在窗下。

浙江少兒

一二七



商老太立即跃起，她虽被踢中肩头，並未受重伤，阎基的大腿上被结结实实地砍了一刀，再也难以站立。眼见商老太第三刀跟着劈下，阎基吓得魂飞天外，忙伸手抱住了她的小腿，大叫“饶命！”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商老太一怔，嘆口氣道：“好，命便饒你。”八卦刀一揮，已將他辮子割下，喝道：“今天比武之事，不得漏出一字。從今後削髮為僧，不得再在黑道中廝混！”

飛狐外傳之一 商家堡遇劫

一二九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阎基喏喏连声。裹好伤腿，一步一拐地跟着商老太走上大厅来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一三〇



大厅上众人等了半个时辰，才见商老太颤颤巍巍地出来。阎基跟在后面，慢吞吞地走出来，叫道：“兄弟们，银两不要了，大伙儿回寨去。”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众人一听，无不愕。群盗围住阎基，齐叫：“大哥……”阎基道：“回寨说话。”将手一挥，走出厅去。众盗不敢违抗，向着一鞘鞘到手的银子望了几眼，尽数转身退出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一三二



顿时，众人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，猜不出其中奥妙。马行空见多识广，他见阎基行过之处，留下一行血迹，猜想商家堡内伏能人，却那里料得着这能人便是眼前这个老态龙钟的妇人呢！

金庸走俠連環畫

浙江少兒



马行空挣扎着站起身来，满怀感激之情，向商老太深深地作了一揖。

飞狐外传之一商家堡遇劫

一三四

商家堡遇劫（《飞狐外传》之一）

原著者：金庸

出版社：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改编者：丰华

（杭州市武林路125号）

绘画者：冰麟 颜华 曾成华

发行者：浙江省新华书店

李滨 文广业 吴家声

印刷者：江西印刷公司

1985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00001-1,000,000

开本：787×1092 1/64

印张：2.125

统一书号：R 8318·107

定价：0.34元
